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五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

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

切冠者嘉禮之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 儀仗持衛上曰東作方興

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

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与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

也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

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

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万

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

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

奏乃行刑權万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訂 居謂勿發有寵於上

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万紀等小人不識大帥以訂為直

以譏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无所避忌欲以敬異東群臣耳

而万紀等挾恩依執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奉

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

狀自露皆得罪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

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高甫尔 甫始也猶漢書百姓彫弊帑藏空

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

忠直解國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卿

切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初上

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 用功

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天子之也 所資幾外若足以封國

邑經費賴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

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柝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

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動戚子孫比有民有社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今之法居也中書侍郎顏

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

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首司選用法令之外

漢宗室
動取及作
本朝藩部

御去及獻

死囚五
復者州
三復次

戒皇平日
受其

治國如
治病

魏濟
上居安
思戶

魏濟
封禪

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修式一定此制乃代死虞十一月詔
 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死或黜
 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美女二人
 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矣思歸其國况二
 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
 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孰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
 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止進膳朕庭无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
 啖酒肉亦撤樂也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
 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死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
 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率樂
 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
 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
 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手持諫公手
 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康國即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

名无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
 行万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
 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
 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
 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嘗与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常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
 多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
 豈唯煬帝无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手持戒之
 六年正月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
 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
 後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
 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
 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
 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

魏思廉
諫幸九
成宮

馬濟諫
工技授
官爵

魏諫
公主資
送過享

魏諫
魏諫直
諫

魏諫
殺魏諫

魏諫
公諫不
得長日

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
 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
 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在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
 集遠夷君長皆當遣從自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
 自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即移也未厭遠
 人之望矧足蠶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
 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魏思廉諫上
 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
 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太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
 居帝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且增修高太以稱中外之
 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上戰切美食曰膳視膳謂
 也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
 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
 之禮清十六正切其也禮記冬溫而夏籍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
 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章樂提斛斯正
 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斛斯後姓調調習止可資負之金帛豈得超
 受官爵嗚呼玉曳履與士君子比有而立如比也同坐而食且竊恥之
 上深納之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
 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
 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
 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數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
 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直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
 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
 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帟
 切緡絲也以貫千錢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
 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
 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四月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
 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陟隆切安避辰日遂哭之

以禮獲三

魏證疎
慢嫵媚

論
上聖德

上才
聖善

功
德王

上皇
捧

報陳
言

自
安老

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場

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推據西域華失涉切射疆今皆

覆心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盛以自滿也上宴近臣於丹

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音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

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

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後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

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復契事舜之意邪上大

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上文南切斌亦正為此

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

何敢數犯顏色乎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

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

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

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實臣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

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信聖子八角為九功之舞八人為列

八六十四人唐功成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太具會與破陳

德冠紫袿長腰舞備奏於庭陳首忍切太宗為秦王破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

戰而舞三變每變為四陣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

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在城王道宗以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

道宗毆馬口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

滅功臣意謂無之故欲隨卿等共保富貴天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

犯法乃知韓彭趙醢上醢魚切下呼在切周禮註非高祖之罪也國

家網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分共不可數得勉自修飭數色用切節

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側立切自車駕還京師帝侍上

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

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上多言表故以此官相

報對曰臣具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去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

之計耳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

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以來忘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

相保

用人非
才行兼
備不可

七德九
功之舞

級囚好
期而至

上請無
忌之舉
非私親

上皇喜
胡越一
家

余于志
等事諫
太子

段綸進
淫巧削
滄

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上五故此其所以

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

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

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

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

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

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

考其行或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

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上慈求切於玄武門

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

周薛仁果實建德主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

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

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俯首

不視使美辨切見九功舞則諦觀之謂丁計去歲帝親錄繫囚見

雁死者閉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至

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入督

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十一月以開府儀

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

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

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離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

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誅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

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

上皇置酒此宮妾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

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

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

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

帛五百匹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

傀儡上言機巧下皆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

魏諫請
受諫
臣辭色

上與羣
臣相親
如一體

道大臣
分行天

深諫
帝聘鄭
仁基文

魏諫
治皇甫
德參諫

高季輔
言外言
不貪在
凌參

詔民此
分九等

上與魏
諫論周
齊優劣

詔太子
平決庶
政

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

臣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

不能道一况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

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

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

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

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八十二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

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讓善，良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觀。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為充華，胡人切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

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

冊使，芳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

言初無昏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

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

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

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吉蒲切，東髮後，漢中甚，宮中所

化，上怒，謂參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無

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

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

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

言？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

曩時之豁如。胡活切，豁，大之貌。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

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

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文密王元暉等皆陛下之

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茶亂昭穆。上謂昭切，父為昭，子為穆。宜訓

之以禮。書奏，上善之。九年正月，詔長其分三等，未盡其詳。且分九

等。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比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

譬如饒人自噉其肉。饒，姓也。肉盡而斃，斃，頹也。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

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

國，齊主尤劣也。四月庚子，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視軍國大

事，上不許。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

守監國 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

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

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

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岷州都督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

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戕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

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

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

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妻

見也 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

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

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

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

也 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

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

下知其忠勁鄰不遇聖明求免難矣。十年正月始親聽政。長

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

弘多稱補益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

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盡之中謹苦刑無枉濫太子乳母

常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

何患無器用耶后素有氣疾其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

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

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

齡以謹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

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

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

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日

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

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守監國

議大夫

農府君

祖左庶子

李靖

靖誣告

其罪

自起晉陽

勳未嘗忘

見也

詔議於太原

師漢世郡國立廟

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長孫皇后

弘多

俟上怒息

常白后

何患無器用

請奏赦罪人

為善有福

宣泄苟無大故

省徭役

婦人得失事

曰皇后此書

不復聞規諫

卷三十一

上書
評人紀

段志玄

真將軍

魏詔

上望昭

朱俱波

甘棠入

王

帝曰

不得

去今不

數變

真權臣

絕不進

賢而

賢而

賢而

賢而

賢而

賢而

賢而

賢而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評人紀

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入罪之 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

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出肅章門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

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

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 上念片

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工觀切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

勅示之曰曰昏眊不能見昭莫報切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

獻陵高祖若昭陵則曰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朱俱波甘棠遣

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

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

亡推諸公臣其不遠耳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

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一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

頓躓踏也被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上足用切下

橫也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

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

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

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

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何足法乎上悅曰

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卿者之分自謂不疑及聞徵

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

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

行之 治書待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

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

言統錢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相靈乃聚錢為私藏

才浪 卿欲以相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為

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

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

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

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虛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

魏證諫
作飛仙
官

房元齡
定律令

失出失
入之罪

元憲議
以孔子
為先聖

魏證諫
以儲侍
謹言吏

上以隋
煬帝為
戒

王珪師
道自居

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又折衝都
尉帥其備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
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魏徵

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
死人手社稷為墟位於勿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

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龍臺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
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

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
據禮論情深為未愜叶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

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
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繁去

重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又定枷杻鉗
鑿上其廉切鐵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失

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
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

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
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

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禮堂練

禮先聖先師也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上傍佩房玄齡等建議

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

六禮切意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
異日民不聊生聊賴也言無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

食視其饘且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効之乎
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就

舍而宿微即就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三月上宴洛陽宮
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

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
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
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勳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

公三行

魏證上
十思之

魏證願
皆

張彥博
憂國精
神耗竭

道法明
有餘生

下謂何
身不忠
之大人

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取笄行盟饋之禮盟古玩切左氏傳奉匭沃盥下巨匪切易行婦禮自珪始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

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

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上一八切遇逆樂則思搏節上七切禮記君

趨在宴安則思後患防雍蔽則思延納疾譏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備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

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謂謂積多威

怒微厲乃知責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肩擡動之而危我以寡弱

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末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

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

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右僕射溫彥博憂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

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

道法明有餘生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

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尤

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

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

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

以繩比弦

魏晉謂封事雖取無所損

馬周上疏

成管筵

不可使後之笑今如笑煬帝

請帝儉以息人

儿案以比弦韋上胡田切韓子西門豹性急佩韋以七月大雨洛

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壞古曠切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洛陽宮

為木所毀者少加修繕令可居自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公百

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發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

月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

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

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登

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

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

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纒二十餘年皆無恩

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

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

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

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晉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

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鄴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

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天子法駕六馬駕也蔡邕獨斷曰

燥輿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且不顯昧莫風切味

勤也書昧爽不顯坐以明其德言後世猶急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

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

也巨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

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

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

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苦饑切食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如羊勳詩黼黻匹絹得粟十餘斛而

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君而

李家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

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

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

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

王過厚

重內官

之選

唐餘諫

非萬紀
不能止
吳王備

魏詔言
三品為
非禮

尚士廉
守撰氏
致志

下幸其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

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上論追詔云

縲紲縲紲人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

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

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

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

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十月詔勳戚亡

者皆陪葬山陵上備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豕

四豕豕豕有豕突前及馬銜駮助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擊也

擊也上投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

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

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

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

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

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

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故荊州都督武士護護

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

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宗貴輕我

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漢以太常光祿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為魏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八座魏光武分尚書為六

世東以
門地目

以今朝
高下

帝追賞
堯君素

此世陸
詩集上
又草

上以佩
刀編身

從咳不
正觀

世東從
世東

世東有
世東

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其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然陳僻在江南
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印然如五
也以門地自負販鬻南松橫賦方受切餘如物依託富貴奔庶志取
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
位貴顯彼衰世舊明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民雖多輸金帛猶為役所
僊寒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整正訛謬指名取實而卿尚猶以佳民
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判定專以今朝品
秩為高下於是皇室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
十三姓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詔曰隋故鷹鷲較子郎將

堯君素雖禁犬吠堯有堯倒戈之志創部結切紂之東勝周在政無
而疾風勁草實表放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
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
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朕經營天下玄齡

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
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
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
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憂故不逮上曰今所為
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
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
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
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
此導之使言也可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胃之諫而止
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象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志之上於雖

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五月
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
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一問侍臣帝王
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已之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無創業
守成之

成周論
事會人
勿理

霍王元
軌無所
指

元齡請
報機務

元齡自
領

工法不
二家專

上疑
德不

易妻
德不

後官請
選良家
天

子志寧
周詩
護封

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微與言
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
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
此言四海之福也 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

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接引事類揚摧古人與妻刪煩會又切理
一字不可增且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志倦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
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

王所長玄平曰無以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
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

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巨發切僕射參摠百揆又曰十五年男遺

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
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

齡以度支上徒各切也 却屬官也 天下租 賦以度支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講之 數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
人未得乃自領之 禮部尚書王珪瑒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

三品已上皆立家朝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

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鄭州都督鄭坊上書

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
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鏑刀也 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

因解衣投地出其厥上蒲官 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
語卿何更復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

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
所願也上乃止 尚書奏近世掖廷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

刑戮之家暴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才
行者充以禮聘約其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示室羣臣龔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
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

子僕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非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
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厭之惡已彰厭乙切切左氏

則寧使割恩於已十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

長孫無
恩等不
願之國

封刺史

魏證錄

禁誡
自明且

州
之

傳弈數
佛數

學之盛

臣謂其賦以茅土上議交切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增封諸侯取時

其以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且以台等授之使立社於其國也

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兩漢罷侯置

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官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

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基禍勳音子六切又子小切又天切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長致成勳絕之

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

今海內寧一奈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

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

豈強公等以世之邪詔得世封刺史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

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

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

占未有因百姓逃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

勸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駿馬二

匹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訛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

先者四十然後依法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

一十一太史公傳弈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

藥藥斲斲使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

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弈弈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

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弈弈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

為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

堅物長六寸女制湊如市奏會也如輪輻弈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

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我盧經切爾雅

璞註云盧似羊而大角圓銳本草羚羊有神夜宿汝往試焉其子往

見佛齒出角叩之獲手而觀者乃止弈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中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駁猶

○十四年二月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

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具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

監使之講論學生亦明一大師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

增學士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

孔穎達
正義

侯君集
攻高昌

以高昌
為州縣

唐書
卷一百一十八

魏徵
諫仁

李淳風
奏古曆

孫伏伽
請司農

申屠侯
奏文木

能通經者聽得百餘人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并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

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

者習之侯君集攻高昌也益抵其城下智盛窮蹙開門出降君集

分兵略地丁壯一十二城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

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劾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

恭首來朝生及消驕悍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恭可矣且撫其百姓存

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

以為州縣則營已狹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

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靡有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

攝會括切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二指撮之也以佐中國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庭

州各置屬縣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之君集庸高昌王智盛欲素及

十六君臣豪傑而遷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

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

里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侍高班班通還切慢罵陳

君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

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而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

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

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疆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

軌為櫟陽太守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歲寅歷以癸亥為

朔宣義郎李厚風奏稱古曆分日越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

太史令李淳風仁均仁均減餘積之子初為朔遂差二刻用乘大正請更加考

定眾議以仁均定之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尚書

左丞韋綜司農奏木種種音重木名實發民間種音重木名奏其隱沒上召大

理卿孫伏伽司農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

撞貴所以致種向生種賤私撞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

不知其過也上后屢稱甘美顧謂韋綜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笑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為有司所

劾詔下君集等獄書侍郎李元本上疏以為高昌民自迷陛下命君

集等討而克之不逾旬日而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魏證諫
勅諭
均私通高
昌婦

疑陛下唯錄其功也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

敵雖貪可賞若其敗雖廉誤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士清

隋之韓擒虎皆負罪人三以其有功咸受封賞昔石公車執曰使

智俊勇使貪反思故智其功勇者奸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

愚者不計其魏錄其劣忘其大過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

均私通高臣者服內出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

諫曰君使臣臣臣事口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二國婦女對辯惟留

之私實則所臣臣所失者重者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

網之非况高高其舜而曾不二君之逮乎上濂釋之魏徵上

疑心懷苟且臣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

以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

其所重將來致治其可得乎上納之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

其守之其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

之福也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

嘗虞大聖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

之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敵敵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

勿劾刺史何明加紂祭如法施罪庶以肅清羣惡耳士自

以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

政諫將軍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

之言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

大體必使陛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

上指戒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登構既

追切說文泰名屋椽謂之榑周謂之椽正一尾踐履動搖必

恒其德勞擾實多上謂侍臣曰朕有二

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无虞

以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并州大都

行禁止民吏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

無所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

止勣為兵部尚書上問魏徵比來朝臣

心平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宜身愛身者

曰然臣聞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

人禹昌言民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

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譴方齡等

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

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

心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

有言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

即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

旨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

不足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

曰曰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曰太宗貞觀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四年實錄

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身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頗多

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紉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

此卷云二百九十人今從書刑法志八年正月帝欲分遣大

司諸道黜陟大使實錄舊本紀且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時止

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使括姓名止十三人皆

詳故但云諸道

十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

褚遂良不與上觀史

貞觀二十一年上謂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書人君之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

禁自傷殘以避賦役

黃門侍郎鄭元伯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言之上曰誠然七月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

輕上皆有為而然

下絕人往往自折之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特進魏徵有疾上手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其為勞若有聞見可

命輟小殿之材

以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勿主下之輕上皆有為而然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為言

太子諸王宜

為一人何 謝 八月 上曰嘗 家何事最急 謝 良曰今四方無事 太子諸王宜 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

論息疑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不寵泰 臣曰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曰方今羣臣忠言無踰

太子諸王宜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不寵泰 臣曰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曰方今羣臣忠言無踰

太子諸王宜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不寵泰 臣曰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曰方今羣臣忠言無踰

太子諸王宜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不寵泰 臣曰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曰方今羣臣忠言無踰

太子諸王宜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不寵泰 臣曰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曰方今羣臣忠言無踰

太子諸王宜

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不寵泰 臣曰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曰方今羣臣忠言無踰

以家
平人足
為樂

上曲
曲

三罪

不為
人之過

法律
律

不為
人之過

不為
人之過

不為
人之過

可利之何愛一女命崔敦禮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

之上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君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

婦敬夫具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

朕雖不聽管絃樂在甘中矣高祖之入關也情武勇郎將馮翊党

仁弘將兵二千餘人高祖歷廣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

上其器之負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

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日加申時遂命撤

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

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

今朕私党仁弘而欲必之是乱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蓐於南郊舊姑

生殺之柄人主所得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請

於庭自且至日具上等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

亂法二也善善嘗心惡未誅三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

仁弘為庶上欽州上獵于驪山見園有斷

吾見其不而不刑則墮軍法刑夫吾登高臨下以

也乃託以道引繼入谷以避之即以反逆坐律兄弟沒

為輕請改從所重敕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

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之罪

不相及奈何以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

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

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乱之苟

為不治縱暴懷復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

彥非君乱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十七年正

月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

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土

欲以妻其子叔王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已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

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口儀非上者之志辭不受以布車載柩

葬西樓塋盡良上旨製碑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

諫防其

逐良諫
星子勿
育為前

人主一
心攻之
者衆

國臣
聖聖閣

太子與
謀反

太子
謀反

作正其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

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二一鏡矣二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

辨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

刑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

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二業已為之哉

二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

多幼穉直利切亦作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不與我共治天下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穉未知從政不若咸留京師教以經術俟

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

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

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

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

公蕭瑀裴公壯公段志玄嬰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公弘元

山顯節公蕭襄公梁紹邛襄公孫順德鄭公張亮等皆在君

集郊襄公長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襄公劉公會

善公唐儉公李壯勤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初太子承乾

喜聲色及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執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

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

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侯君集前以有功下吏怨望有異志太子

數引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

用之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救長孫

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祭轄之反形已具上謂

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

慈父太子得盡其天年則善矣上從之發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

領軍府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

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

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

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太子承乾

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

晉王
為太子

能
能

勤
勤

李
李

誅
誅

昏
昏

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洽。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皆逐。長謂曰。我三子。一第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洽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上乃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眾皆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引魏王泰。幽於北苑。立晉王洽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弃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瑒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李世勣嘗得暴疾。上須臾及可瘳。須臾趨。上自剪須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上曰。為社稷。非為卿。因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交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婦兒結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六月。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契苾何力。契音乞。苾音甫。姓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迎去聲。禮男女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若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上從之。真珠調斂諸部。雜畜為獻。以失期不至。上乃下詔。絕其昏。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夷狄弱。以我徒兵。一子可擊。胡

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洽。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皆逐。長謂曰。我三子。一第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洽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上乃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眾皆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引魏王泰。幽於北苑。立晉王洽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弃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論帝絕
延隱昏
而棄信

杜正倫
坐世言

介魏謩

朱子奢
觀國史

房元齡
借史語
多微隱

李太亮
不負張
寶

騎數萬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昏雖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此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疎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爾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忠之異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史及承乾敗七月復左遷正倫為文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

蓋八十一

而蹄所撰碑如補墨也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

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

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子載何

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善惡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女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

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

可當大位初大亮為龐王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

誠其功

命玄獎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言於上乞采以其官爵授彌上為之擢彌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

不負恩而多弱之不伐也。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

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相息玄獎齋爾書

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志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

明年發兵擊爾國矣。十八年玄獎還具言高麗不從之狀上曰蓋

蘇文弒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

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應之顧盼則四夷讐服上質涉威望

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

測矣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

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

討但命二三猛將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

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者上曰蓋蘇文陵上

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紛但不見此耳

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

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上謂侍臣曰太子性行

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

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

異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慈賢

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

誠其功

命玄獎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賜高麗

長孫無忌諫帝

帝面奉筆巨得夫

不本為中書令有愛色

名振

為奇士

二至勤為文祭魏太祖

定州

王臨州

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疆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恩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飛白蔡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讀曰。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夫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獵力涉切。言泛覽流觀也。不精專也。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鯁古杏切。鯁與鯁同。骨鯁。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為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

人。人自憐之。以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智著。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至洛陽。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日。呈貝之曾。無震懼。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十九年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二月。車駕至定州。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四月。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與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

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與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

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與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

一亥文
盡精神
耗竭

至遼東
客重麗

道宗不
必親貴
君父

指盡班
帝

上悔征
遼之役
復為魏
碑

賜劉洎
地

以六條
察守

殺帶刀
犯仗等
罪

料配警軍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
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文上聞嚴
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李山勳江夏王道宗亦攻高麗

蓋牟城拔之牟莫侯以高麗地太宗世勳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
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
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

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馬
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上策馬趨敵所向皆靡既合戰李山勳
引兵助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

上分其心重者於馬上持之及克高麗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
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吮祖亮也將士聞之莫不
感動上以遼左旱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

渡遼水遼澤涖遼車馬不通令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
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輔以助役輔仙妙如馬上謂薛仁貴曰朕
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

也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朕見汝乃易此袍耳在
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
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以遼左不能成功

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和徵以少牢復立
所製碑或謂於上曰劉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
故事上以為然下詔賜自盡免其妻孥二十一年正月遣大理卿孫

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
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之欲如相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
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辟仗亦如舊兵
甫亦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
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

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有三衛誤拂御衣其人懼變色上曰此
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陝人常德立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
百人欲舉大事上命馬周等按其事此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

亮謀
伏誅

上悔斬
張亮

用人捨
短取長

蕭瑀悔
出家

上數惡
瑀罪

上生日
不樂

房元齡
被譴復
用

順眾欲
以臣夷
狄

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亮竟斬西市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昔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蕭瑀性狷介上古法切又吉錄切狷與同僚多不合者有所不為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補集切臧否猶善惡也乃至於此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

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細移切佛殫人力以供塔廟殫多寒切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履車

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上息七故親生之膝下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負房丘切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宮詩遊於墓車百乘積粟萬鐘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鮮息淺切棄數十年之勲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在興慶宮玄齡救子弟汎掃門庭汎音勿灑也掃曰乘輿且至有須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二十

二年正月高士廉疾篤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眾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加切槎跡百川注之海其勢

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加切槎跡百川注之海其勢

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加切槎跡百川注之海其勢

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加切槎跡百川注之海其勢

漢昌齡

王師旦

帝自稱

李緯美

骨利幹
遣使入
貢
臣志冲
請致政
於太子
不罪

賜太子

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上幸奉微
宮。異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一本

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
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効之傷陛下。推道上善其言。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
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

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
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

不能兼備，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
不肖則欲墜。一本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

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
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

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
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

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以司農李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
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

云李緯美鬚鬢，緯于貴切髮即移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骨利幹
勸諸部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

天色正曛，時入云切煮羊胛適熟，與骨利幹相會日已復出矣。齊州
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

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巨壑，納汗藏疾。
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
損於明。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
取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
備在其中。一日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
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
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詞夜切土高曰臺有

與作犬馬鷹隼從曾尹如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

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亦多

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

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

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精自古未通中國其失鉢屈阿孩

何功下任限如失鉢屈阿孩入朝以結骨為堅昆都督府昆都督府

朝改為堅以失鉢屈阿孩為右屯衛大將軍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

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

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精自古未通中國其失鉢屈阿孩

華官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才資切充容長城徐

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江慈翠微主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

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

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白弄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弃德輕邦圖利危亡肆情縱欲之所致

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覆茅茨示約

猶興木石之疲和崔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

斧斤珠玉錦繡寶迷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

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適重之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

君羨醜面以直玄武門時太白覆書見太史占云公主昌民間又傳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

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

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

有布衣貞道信音運自言能絕粒力入切米食曰粒曉佛法君羨

深敬信之數相從昇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

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

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官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好况天

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

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

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

結骨來

窮髮之

結骨

李君羨

房元齡
遺策談
代高麗

天下號
元齡為
房元

道詔令
則李世
勳

命無忌
李善
事太子

太子即
位詔
東之後

唐書
房元

然每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

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

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

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

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

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

麗自新謹獻表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 柳

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

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

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

宗臣宜哉。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勳才智有餘

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

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

世勳為疊州都督世勳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上

吉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

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

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

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護人間

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士

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

勢面割耳流血灑地勢地之切刺也以李勳為開府儀同三司同

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恭宗皇帝于昭陵廟號太宗 九月以李勳

為左僕射 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

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

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曰治獄者不當如

是邪 蒼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

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

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

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

卷二君
功德
隆

後世者此六十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列也其餘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考異太宗貞觀十六年九月褚遂良上疏請復立高昌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郡故云爾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錄十九年六月帝大破高麗高延壽等降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首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特命恩澤帝素狎勣笑而領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勣諛辭耳今不取

十三

二十年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勣傳作烏德健山唐曆二節鬱督軍山廣勇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千天山今從唐曆二十一年房玄齡言李緯奏鬻髮或洛州刺史唐曆云君無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縣校標扶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唐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在位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也初封晉王太子承乾發魏王泰當立太宗以泰有奪嫡之謀乃越次立晉王為太子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崩太子即位

引刺史問民疾苦

永徽有

言下上考以擿

給府兩車賜二

均具

無忌所言上皆

上杜胡人窺望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

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

有貞觀之遺風九月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油衣兩具周時有之多穀子曰惟綸始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二年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

陰中亮力素切陰默也居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切行圓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不致於法書下上

考以愧其心元嬰與蔣王暉蔣子兩切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人慙九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上

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

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三年二月上御安福

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鞠者切擊鞠謂騎而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

此鞠莫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其

親已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

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

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

以上不

武氏

武氏

武氏

武氏

日見戶復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

五年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

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是

咸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杭米斗十一錢和占蘭上之為太子

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忌

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時蕭淑妃方有龍王后聞之陰

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武氏巧慧多權初入官卑

辭屈體以事太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上朱顯

其儀示后及淑妃寵皆衰乃更相譖毀上獨信昭儀會昭儀生女后

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

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由是有

發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

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

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

儀皆不悅而罷。六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負外特置仍同正負

負外同正自孝璋始。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

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

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

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

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

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

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

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

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上勸也何

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

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

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殿中大

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撲獠也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

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

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

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嫫母胡切黃帝妃貌甚醜

皇甫語云元妃西陵氏女曰嫫母與在三人之下姐已傾覆殷王當

曰艾節女如影無氏女如嫫母與在三人之下姐已傾覆殷王當

於武王伐紂斬妲己頭垂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用其言毒虐衆庶

不謂今日塵蹟聖代顯徒谷切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不相

女史載曰歡不可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

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王造舟上七報切

大明詩曰文定既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造舟比其舟而

渡也此船於水加板其上若今之舟橋文王重昏事始作而洲之

以迎太妣太妣華國之長而與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

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

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

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

田舍翁多收十斛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

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王

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李義府參

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忌謂畏忌

九十四謂之李猫蓋八十二

顯慶元年正月以皇太子忠爲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爲

皇太子生四年矣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

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

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慮

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

奪蠶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

役而已今山東役下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巨願

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

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

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

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

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

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

李勣勸
士武氏

李義府
笑中有

養人
要道

行義用
手

義方
韓此李
義府

不
道
不

禮官言
祀禮

錢選之

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替穀之

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

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以義府令

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正正上既無言義府始超出義方乃讀彈文上

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韓瑗上

疏為褚遂良訟免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

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護諛所毀昔微

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下無故棄遂良臣恐非國

家之福上不納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自觀之末為褚遂良所譖

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眾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

樂彥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人今雪洎之

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二年許敬宗李義府

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替謀不軌八月瑗

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朝覲見曰宗敬見曰

禮官言祀禮

伯以血祭祭五祀注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祭

祀禮

存太微五帝之祀亦標忽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十光紀也

太微五帝之生黃帝也南郊明堂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禮官言祀禮

諸無忌

姓氏錄
叙武氏

齊源科

蘇定方
大破百濟

趙且用

唐書

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年七十四以丙終

四年許敬宗誣奏韋季方欲與長孫無忌構陷忠

命李士勤許敬宗等更其覆按無忌事敬宗遣袁公瑜詣黔州逼令

自縊籍其家 六月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顯等修

氏族志并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

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

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

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

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官家不議山東之族

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

姓之中更分其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

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蓋等十家子孫不得自為

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為時俗所尚

終不能禁或載其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

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五年百濟恃

高麗之援數侵新羅以蘇定方等伐之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

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定方圍其城於是百濟王義慈太子降及諸

城主皆降 上初苦風眩頭重 眩無常主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

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自由是始委以政事權

與人主侔矣 十一月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具王義慈以下

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 顯慶二年在擒西突厥沙鉢羅

○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

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

尚書為大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 唐制尚書省都堂居

東曰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御史臺九

寺七監十六衛寺祥慶切寺司也官之所止九寺即九卿也改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監曰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同僚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少府監國子

其人
具公

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
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三年三月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恃官中之執專以賣官為事頗
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婿多為非法卿宜戒之我府勃然變色

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或告我府陰有異圖四月我府
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鞫之事皆有實除名流雋州朝野莫不稱

慶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至是詔劉仁軌將兵
鎮百濟召仁願還百濟兵之餘比屋彫殘比屋次也僵尸滿野

仁軌始命瘞骸骨瘞於山籍戶以理村聚從遇切黃雅曰聚
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於建切復陂塘上波為切

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修
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

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軌曰此皆劉
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繁第

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
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仁願唐書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
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上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右垂簾於

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
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二年春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

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
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高祖時太史司諫

曰祕書閣中以傳仁均戊寅曆高相受禪將治曆善推步之術
亦馬之戎莫院切傳仁均以為唐在戎寅歲甲子日也推步浸疎推步

推測考乃增損劉焯皇極曆焯字士元什唐更撰麟德曆
五月辛卯行之冬十月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

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禮社首各
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

土位光用彙結陶匏等葉在老切禋祀禋祀也未去其德禋祀也結亦結亦

尚明之也言禮貴質所以於神明漢書帝以其結於交如特
姓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陶謂陶瓦為器尊卑如結於交如特

其公
其人
具公

仁願
美仁

二以隋
拒

皇后定
封禪儀

之謂用
賢其質素自
然

許敬宗
代對帝
之問

步公藝
九世同

官有
服非

仁軌
不念
難

重劉
賢為
八方正

躬耕籍

之謂用賢其質素自然並宜改用茵褥
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
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
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
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執書忍字百
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練帛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庚
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后亞獻壬申上御朝觀壇受朝賀
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二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
無差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二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
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五月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

舊錢既而穀帛踊貴商賈不行詔罷之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
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舡命監察御史袁
異式往鞫之義府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
廷何人為讎且早自為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無所逃命若
使還自引決以快讎人籍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上曰不斬
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
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

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勝仁軌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為司元大夫
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九月廣平宣公劉
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為入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
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鷄鷄為鳥劉齊賢為司馬請使

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向以此待之○二年春正月上耕
籍田上泰昔切天子躬耕籍田以勸率天有司進耒耜詳里切田謂
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

推乃止

推吐回切禮記月令天子推御諸侯九推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

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護者已指為朋黨滯淹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矣是以各務杜口且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以為然

考異曰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谷那律言左為油衣舊書那律傳云嘗

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六年六月武昭儀誣王后為厭勝舊傳云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故廢今從實錄 顯慶二年八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唐曆三月甲辰貶遂良為桂州都督奭愛州刺史據實錄奭坐韓瑗又貶象州新舊書唐曆皆云愛州誤也今從實錄 龍朔元年三月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僉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今從本傳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勳等

總章元年二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初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
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
顧用之何如耳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
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
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
不克者高麗未有豐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
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
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上又
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
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契音乞必蒲結切複姓沈毅能斷雖
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
然其言 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

彗星見上城隍殿

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
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星遂滅。二年春以雍州

盧承慶改

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
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
其雅量改注曰非方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龍辱

注

不驚考中上 秋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
未宜遊幸上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

公敏

守者巡守也 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
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維帝

幸涼州

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
弊鑿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

李勣疾

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英貞武公李勣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

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
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後就醫乎求活一旦

李勣子孫視

勣豐壯者為將

勣為僕病為貴

長名榜

美試之

吐蕃入貢上問以風俗

改國

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為樂於是子孫悉

集酒闌盧氏切書註闕言希也謂弼曰吾自雙必不起故欲與

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

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

不倫交遊非類者比日先擣殺也言擊殺之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

言十二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上居言切按考與山房語兩音

也以旌旗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勳為將有謀善圖與人議事從善如

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

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勳曰薄命之人不

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門海陸切文特立也其姊嘗病勳已

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藝其鬚鬢姨如姊也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

如是勳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勳亦老雖欲父為姊煮粥其可

得手勳常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

有所不愜則殺之愜詰也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

用兵以救人死勳長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時承平既久選人

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貞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暨榜

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求制無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

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

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

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

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

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

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品為滿

咸亨三年夏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

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

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

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

○四年三月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上元元年秋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

正雍王

明東俊

諫東西

朋用勝

為樂

天斤表

請數事

對光論

蘇慶俊

此門學

正雍王

為相時

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

青九品服淺青並瑜石帶庶人服昔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黃一

九月上御翔鸞閣觀大酺音蒲分音樂為東西朋音朋使雍王

賢主東朋周王顯王西朋用勝為樂郝俊諫曰二主春秋尚少志

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推如相親如今分二朋遞相誇競大計切

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聖然曰耀規過勉勉御遠識非眾人所及

也遽止之十一月天太后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五元皇帝請令

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進孝經論語策試又京官八品以上

宜量加俸祿及其餘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是歲有劉

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

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

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

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間并草極筆煙

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

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二年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

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者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社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

正雍王

明東俊

諫東西

朋用勝

為樂

天斤表

請數事

對光論

蘇慶俊

此門學

正雍王

為相時

仁軌陳牒

誤詣至德

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確特燕

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確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

其委之

儀鳳元年秋八月敕桂廣文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士人簡擇未精

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政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

之南選九月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

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

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

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

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

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抔滿侯切漢書注云抔謂

言毀藏故止云取長陵一抔土耳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

下謂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

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

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

如此豈可復使之有万里之憂詎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

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

思立上疏以為今夏秀蚕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

業冀此天恩聚集余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且欲安存更

成煩擾豈直委州縣賑給待秋深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謾等遂不行

○三年上以吐蕃為憂采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

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孛生魏元忠

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

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

於理亂哉故陸機著下亡之論晉陸機吳人以祖父世為吳將相有

論所以得

無救河橋之敗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戰聲聞數百里又奉天子與

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鄧陵之師射

之機十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既楚師敗績

此已然之明効也古語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亂兵无彊弱將有巧

策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魏元忠

賞罰軍
國勿務

今不信
賞虛改

請開
馬之其

一節
機作

太子
太子

地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友
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關外之任關本不切漢壽關以外李左車大楚切陳湯呂蒙切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
為將也太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弄舜不能
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
知大體徒借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廉切說文也秦謂不可欺也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利而望
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乃淹帶不聞
斬一臺郎錢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正封筆不即
重誅鄉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且恐吐蕃之
平非旦夕可異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且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
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
彼胡虜恃馬力以為疆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疆為中國
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
仗內供奉

五八十二

五

調露元年春正月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拜高山上陽等宮
制度壯麗勳計切美麗也韋書蕭何治未央宮東闕二陽宮臨洛水
為長廊亘一里宮成上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守為奢
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
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以本立輩墮下何惜
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自於無人之境為忠自將來之
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求隆元年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送詣京師幽於別所神勳請絕立英王哲為皇太子初太子洗馬劉訥言嘗撰誄諧集
以獻賢誄當作非或字誄誄也諧音詁也至是上得之怒曰以
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誄諧鄙說豈輔道之義耶流訥言於振州
開耀元年正月表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
忠帝室謂琅邪王氏雖奕世口鼎鼎鼎承承君故曰台鼎而為歷代
佐命氏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
彼齊南弟始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三月劉仁勳兼

到仁軌
仁軌諷

仁軌諷
系規殿

在東宮
無規益

元忠
以盜

裴行儉
行知人
之盜

太子少傅少府監裴非舒善營別奏言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

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室實馬糞非嘉名也

乃止非舒又為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為下殿上問其

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其焉仁

令別去歷如 上初幸嵩山處士田游巖所居徵游巖為太子洗馬

遊巖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其曰足下習粟田之

後節謙故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

三顧之榮顧孔明於草廬中遇子以商山之客商山四皓歸

秦而編甲李夏黃公角里先生遊待子以不日之禮將以輔導儲君

染芝蘭耳補子廉切責也芝音皇太子春秋鼎盛鼎方聖道未周僕

以不才僕步谷切司馬遷李善註安善云僕金疲驚又口稱曰太史公

自謙馬之辭也僕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

談唯于矣切言每講解善悠悠以卒年歲尚使不食周粟不食周粟

若伯夷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子游巖竟

不能答

來淳元年四月上以關中飢饉幸東都時出幸倉倉在洛陽出幸

蔡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有餓死於中道者唐道草竊竊音

命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親視

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梏音冠帶乘驛以從與

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二錢

禮部尚書聞喜獻公裴行儉薨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別

進上王勳勳漢咸陽尉樂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日謂之曰二

君後當相次掌銓衡銓衡音館平也僕有弱息其書註息生也願以

託是時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駱音皆

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心願遂行儉曰士

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躁音則

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

海隋永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勳味道皆

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徧相如程務挺張虔勗主方翼劉

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鹿射香

行儉不以過失

外司帶

章事

李善感

上遣官

善感

突厥

而失之犀牛齊切說文南微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以承氣神夜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

之如故破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

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

復有追惜之色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自外

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

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崔知温曰待舉等資真主

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

章事為名先是玄同為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體當

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

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

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上必益然後升於天朝自魏

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人之手用

刀筆以量才案簿書且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金猶力有所極

召有方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依周漢之規以

救晉之失疏奏不納上既封泰山欲遍封泰山也此

常山也南岳衡山也中監察御史襄行御史臺官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救粟不稔餓殍相望表切餓死者曰

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上雖不

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言

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官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官者科舟載

突厥

善感

李善感

上遣官

善感

李善感

上遣官

善感

李善感

上遣官

謂豐州
不且發

中宗即
位事皆
右史

中宗
即位

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弘道元年五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

州都督崔君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

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

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土且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

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

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

止十二月上有疾丁巳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

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以裴炎為中書令劉洎

為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

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

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考異曰向宗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戰敗還鄯州朝野僉載曰中

書曰今以玄為元帥吐蕃至樹敦城聞望尚書公自韓不得狼狽

而走也云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言之太過今取婁師德云

河源年 馬御史臺記充河源軍使今從舊傳

臣大者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